

酒的怀念

公 刘 著



酒的怀念

公 刘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酒的怀念

公刘著

责任编辑：王正湘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4,000 印张：3.5 印数：1——9,130

统一书号：10109·1729 定价：(平装)0.43元 (简装精装)0.47元

目 录

酒的怀念

——记黄南翼烈士及其革命家庭

1

刑场归来

11

青海湖种种

19

陵园的厄运

22

塔尔寺联想

26

邂逅

30

敦煌和敦煌学

34

令人惆怅的阳关

38

月牙泉与伪散文

41

杜公祠的文艺评论

44

祝福你，金骆驼！

——金川矿山见闻

47

岳飞与得得亭

55

大连随想录

60

端午，在屈原的家乡

64

新疆半月

80

戴姗卡·马克西莫维奇印象

——访南散记之一

84

伟大的一课

——访南散记之二

93

作者絮语

107

酒的怀念

——记黄南翼烈士及其革命家庭

在我们这儿，今年的中秋节没有月亮。

这会儿都快十点钟了，天空中还挤满了墨黑墨黑的云团。我坐在窗口等待着与月亮相见。听着远处什么地方有人吹起了笛子。“横笛送晚延明月”，想必吹笛者也是盼望得久了，着急起来，才决心用竹管清音去频频邀请吧。不过，我的邻居们倒无一不讲求实际，且不管有月无月，他们早已都在劝酒把盏了，前后左右是一片欢笑之声。

这样的人间是美好的，虽然没有月亮。

今年，安徽是个大丰收的年景，由于落实了农村经济政策，社员们的衣兜里不再是空空如也的了。近一周来，这座城市的郊区农民几乎每天都成群结队地忙着进城置办节日的食物用品。当他们归去的时候，你看吧，在那竹篮箴篓之中总是不会忘记带上几瓶酒的。

这是生活之酒。对于立足于泥土的劳动者，

喝了它是不会产生什么羽化登仙的幻觉的。不过，血液肯定将奔涌得更为欢畅，因而有更充沛的力量去迎接新的劳作。

可惜我始终不会喝酒。

三月间，我去中越边境采访，有一位曾经跟随贺老总多年的军首长，邀我为庆祝自卫还击战的重大胜利干杯，我把脖子都憋红了，才抿了一小口。他不无扫兴地开玩笑说：“你不知杜康三昧，何以言诗？”是啊，我为自己的无能深深感到遗憾了。不过，当时实在不曾料到，半年以后的今天，我竟会再一次地深深感到遗憾——假如我能象李白、刘伶那样豪饮，那么，即便中秋节天不作美，在四溢的香醪之中，也早该荡漾出一轮满月来了吧。

然而，我之于酒毕竟有了特殊的感情。

话还要从云南前线说起。自从四月九日这一天，我在边防某部一营一连看见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美酒之后，每次再见到酒，就都不禁要把瓶子着实摩挲一番，并且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的确，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见到那样一种酒，而且我敢断定，虽以中国之大，也绝不会有多少人能有幸见到那样一种酒的。

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中央慰问团刚刚离去，从成都奔赴南疆的川剧院正在为暂时安营深山的

这支部队作最后一场慰问演出。这天一大早，教导员杜生富同志跑来通知我：快下一连去吧，一连来了个家庭慰问团哩。我一听，觉得事非寻常，中央慰问团才走，怎么家庭慰问团又到？何况，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他们和一连又有什么关系呢？应该去了解。

于是，我立刻赶到一连连部。推开房门，只见指导员王华兴同志重叠着两只巴掌，托住两颗高射机枪子弹，他一动不动地沉默着，仿佛不胜其沉重。和他并排坐着的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也沉默着，目光盯着那两颗又长又粗的子弹，仿佛也不胜其沉重。男子对面的一张床上，一位中年妇女，背部佝偻着，用揉成一团的小手绢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似乎是唯恐飞出什么声音来。房门背后还架着一张床，有两个女孩子挤在一起，只能看见她们瘦消的肩背。原来，人们已经知道我要来，正在这里等候。

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组成了慰问团的家庭。男同志自我介绍说，他叫黄衡草，中年妇女的名子是官长英，是他的妻子，两个女孩子是他们的儿女，还有一个小女儿留在家乡。此行是遵从光荣牺牲了的唯一的儿子黄南翼烈士的遗愿，给他生前所在的连队送庆功酒来了。他们从四川沱江东岸的富顺县带来了满满的一箱酒，千里迢迢，

完好无损，此刻，就放在桌子下面。

应该交谈，不应该沉默。当我们开始交流感情时，空气就在不知不觉中流动起来，父亲、母亲和两个女儿都活跃起来了。衡草同志从箱子里取出一瓶泸州大曲来，递给我鉴赏，但他的手微微有些战栗。我赶忙接过，举瓶齐眉，管不住自己的手也战栗起来。酒啊，酒啊，你象烈士的心一样清澈透明！你象烈士的心一样温柔如水，又炽热如火！当然，你也象这个男子汉及其妻孥的眼泪一样珍贵和圣洁！

母亲从一个小包里取出来儿子的遗书，这是黄南翼烈士今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写的一封信——

亲爱的父母、妹妹：

……战争是要流血的，下封信不一定是我亲手写给你们。但不管咋个说，你们将得到安慰和快乐。死是烈士，活下来是英雄，我决不会给你们带来耻辱。当兵两年来，我已写下了七七年元月入伍，七八年五月任班长，八月加入组织，十一月任排长的历史。下一步也不会登记上叛徒、逃兵的污点。

望你们接到这封信后，不要感到空虚；如果得到我牺牲的消息，双脚不要颤抖，不能伤悲，坚强地挺起胸来，端起酒杯，用笑

脸告慰亡灵。我是相信自己的父母的，所以把话说在前。……妹妹要奋发上进，努力攀登科学文化、本项业务的新高峰，确实做到：“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这封信邮到富顺是大年初三。黄衡草读罢便收藏起来，没有让官长英过目。两个月后，部队发来了正式的阵亡通知，他再也不能向妻子隐瞒了，这才翻了出来。在证实了儿子为国捐躯的消息以后，再来读这封信，简直象亲耳听见了英雄决死的誓言。官长英放声痛哭了一天一夜，黄衡草一旁悄悄弹泪。怎么能节制孩子他妈的悲哀？衡草同志想起了儿子自参军以来的所有的书信。因信引起的伤恸，只能用信去医治。南翼烈士前前后后写下的几十封信，是一宗多么令人自豪的革命记录啊！透过朦胧的泪眼，老两口终于在灯下一封一封地检读完了全部的信件，一个可亲可爱可敬可佩的崇高形象越来越明晰、生动、具体地矗立在纸上了。“不能用泪水玷染了儿子！”于是，第二天一早，他们带着红肿的眼睑和苍白的面庞准时出现在各自的办公室：黄衡草来到了人民银行，官长英来到了糖业烟酒公司。从此以后，官长英不再轻易落泪了。

他们失去了的儿子是个好儿子。

黄南翼烈士出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父

亲是共产党员，上海市金山县人，解放大西南时随西南服务团进川。母亲则具有典型的四川妇女的性格：勤快、热情而倔强，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是非曲直，有极鲜明的反应。这是一个有民主作风的、对我们的社会采取负责态度的家庭。父母对孩子们从不娇惯溺爱，也从不恶言相加。南翼就是在这样一种严肃、朴素而又十分温暖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然而，与他的一代同龄人遭遇相同，他的青少年时代赶上了真正堪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如大家都听说过的，在四川，这一场的“革命”更是十足的血雨腥风。他的父亲，论地位虽然算不上什么走资派，却也终因不愿阿附新贵，被关进了“牛棚”，每月只给十五元生活费。母亲对落在丈夫头上的这种不公正的命运拒绝逆来顺受，便同时遭到了揪斗和殴打，头发被剪光了，香烟头烙下的伤痕至今斑斑可见。她的工资更是分文不发，全家只好每天吃一顿稀饭。……孩子们受到株连，经常被陌生人打骂，几乎不敢去学校了。南翼是长兄，他勇敢地承担起保护几个妹妹的责任。武斗，饥饿，人身凌辱，这样的岁月对于自己还是一个儿童的南翼来说，委实太严酷了！然而，他既不和那些成群结伙的堕落集团同流合污，更不悲观绝望，无所作为。只要开课，他就坚持读书，他学俄语，

学英语，拚命想多占有一点当时已被判作“革命”对象的文化。他相信，一定会有专心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天，这一切将来都用得上的。十年动乱，对他完全不是浪费和悔恨，他写的一手漂亮潇洒的钢笔字，就是一个明证！

“文化大革命”给黄南翼烈士的一家正象给别的千千万万的家庭一样，制造了数不尽的灾难和创伤。无罪遭罪，有头脑的青年对此怎能不思之甚多！所以，他的战友们一致公认，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一反革命纲领时，黄南翼同志的发言稿曾经在整个团队造成了轰动。毫无疑问，这种轰动不是别的，乃是长久积聚深深埋藏在他心头的阶级仇恨的一次大爆炸。然而，一旦外敌当前，他又能最坚决地做到：把个人的痛苦记忆都扔诸脑后，而舍生赴死，义无反顾。我想，在他短促的一生里，因为赶上“文化大革命”，祖国的社会主义不曾带给他更大的幸福，而他却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保卫了祖国的社会主义。我们的青年一代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希望。我又想，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有责任去熟悉他们，了解他们，表现他们，歌颂他们；他们是新时期的英雄，他们不同于四十年前参军闹翻身的大春，不同于三十年前霓虹灯下保持革命本色的陈喜，不同于二十年前甘当螺丝钉的

雷锋，他们身上有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六年的时代
痕迹，我们绝不能简单地用他们父兄的形象来代
替他们自身的形象。同样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但它的内涵、它的侧重面，它的道德标准都起了
变化。不把握住这种变化，是连歌颂也会流于一
般化、公式化的。

南翼是诚实的。在可以用弹弓打老师的眼珠
子的可悲岁月，他因为玩耍失误打碎了一只灯泡，
竟自动去向学校“投案”。南翼是坚强的。他被骚
乱的人群推倒地上，让一块瓷片割断了右腿韧
带，做罢手术出院以后，便默默地坚持长跑、冬
泳，担上百十斤稻谷一口气走十几里路故意不休
息。……直到参了军，战友们还无人知道他曾经落
过残疾。南翼是刻苦的。他第一次打靶成绩不好，
就把靶子贴在厕所的墙头，避免干扰同志们的午
休，独自家每日“加班”一小时练习瞄准，直到
获得优秀成绩。他是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
所有和他一道去越南打过仗的同志都记得：他的
嘴唇因为焦渴而皴裂了，但是，他的水壶里总有
留下来给别人喝的“多余的水”。他保存的压缩饼
干也总是比别人多，是他不饿吗？不！是他想到
了别人会饿。

这样的战士，不可能不英勇无畏。三月六日
凌晨一时，我军攻打一四八高地，黄南翼率领的

一排接替了二排的主攻任务。他是在带伤发起冲锋的情况下壮烈牺牲的——先后为高射机枪弹和炮弹弹片所击中，左腿，左手，右手和背部四处负伤。他倒下去了，却依然保持着向敌人据点跃进的姿势：右脚绑腿上插着一把缴获的匕首，手里紧紧地握着冲锋枪，帽沿被拉向一侧。……战斗胜利结束了，同志们给他们的好排长请了一等功。

四月十三日，也就是访问过这个家庭慰问团以后的第五天，我转到了前沿城市金平。金平有一座烈士公墓。当覆盖着伪装网的小吉普刚刚在军供站停稳，我决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人领我们去瞻仰陵园。陵园位于这座边城的西北角的一架山梁上，从那儿俯瞰坝子里不大倒也整齐的街市和生机勃勃的亚热带树林。不是吗？烈士们以带血的衣襟搂抱着金平。这个地点选择得太好了，陵园是一个象征，烈士们屹立在制高点上，无论是生前或者死后，都在镇守着万里南疆。

从掩埋忠骨的墓葬中间，我找见了黄南翼烈士的一抔黄土。我发现，和他同排并卧的是已为全国军民所熟知的英雄蒋金柱。

我在黄南翼烈士坟前，代他的父母妹妹默哀，这原是我答应过他们一家的。在我耳边，同时也就响起了黄衡草同志坚定而诚挚的声音：“向儿子

学习！”是的，我们大家都应该向烈士学习！这时候，我是多么希望身边有一大瓮美酒啊，在黄南翼碑前，在蒋金柱碑前，在所有这儿安息着的烈士们碑前，都恭恭敬敬地浇上三盅。

而今天是中秋节。按照我们民族的传统风习，这一天该是团圆的明月照见团圆的家人的美好节日。因此，我又多么希望向黄衡草同志、官长英同志以及其他许多我不认识的烈士的父母们敬一杯酒啊！愿他们习惯于这没有了儿子的中秋节，愿他们以天下人的儿郎为自己的儿郎！

而且我不能不想起那来自四川富顺的一箱酒。那既是为父母者献给至亲骨肉的酒，也是代表死者献给生者的酒。除了中国，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不相信世上还会有什么地方能有这样的酒。

在这节日之夜，这酒正在为千家万户所分享。

如今，我们的生活又逐日好转了，生活之酒又变成甜烈烈和火辣辣的了。让我们永远记住酿酒者的光辉姓名吧。笛声不知何时消失了，我铺开稿纸，写下这篇《酒的怀念》，思绪绵绵……

一九七九年十月，合肥

刑场归来

今年的八月十二日，对我来说，乃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日子。这天一大早，一位老诗人便来到了我的住地。几天以前，我们约好了由他领我去凭吊张志新烈士殉难的那一片旷野。

我知道，有一个悲壮的大潮正席卷着辽宁的文艺界，许多作家和诗人都在以虽则音色各异但感情却同等强烈的歌声，赞颂着这位伟大的先驱。老诗人本人就在写一部长诗。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曾经多次来过这个叫做大洼的可怕的处决“思想犯”的秘密场地。而陪伴过他的司机同志对这一带似乎更加熟悉。因此，他们二位，不仅是话语和脚步，就连一个眼神和一阵沉默，都是我的极可靠的响导。

大洼，位于沈阳北郊，离市区大约四十里，附近没有多少村落，站在土坡上远远能望见虎石台，那倒是一个可以从地图上找得见名字的集镇。

在大洼与虎石台之间，横亘着长满苞米、高粱的田地，一片森林和几个浑浊的水塘，刑场的地点就选在这一带，那里是少有人烟的。

一块里程碑闪过了车窗，我注意到上面标着的数目字：17，也就在这时，车子离开了柏油公路，插入左侧的一条斜径，杂草长得如此之茂盛，几乎要遮断这条本来就很狭窄，而且丝毫也看不出修葺痕迹的小路了。然而，前面又豁然开朗起来，简直能容得下两部卡车。司机同志熄了火，叹了一口气说：“到了。”稍停，又仿佛很不情愿地补充了一句：“他们，就停在这儿。”

不必再问，“他们”，是指的那些处死张志新同志的人，我宁愿猜想，这些人都是一群奉命执行者。于是，我看见了那部卡车。我是清醒的，可我不能同意说这是我的幻觉。不是吗？来东北半个月了，没有一天没有人不对我说起张志新。张志新的牺牲，是我们国家的奇耻大辱，但也是我们人民的无尚光荣。我体会到，在同志们的每一句话语中间，都充溢着这样两种极端矛盾的感情——这该就是近半年来一直在中国人民心上爆炸着的悲愤反应堆吧。

听说，张志新同志是被人从卡车上一脚踢下去的。为什么要踢她？因为她站着。站着，当然就意味着反动；在那些年，这算得上是一条“革